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一百十七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楊師曽

說郛卷一百十七上　　元　陶宗儀　撰

異聞實録　唐李玖

長明公

楊稹于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弔孤影稹問其姓氏云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西

州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異生蛾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妾換馬

酒徒鮑生多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經行四方各求其好一日相遇于途宿于山寺各出所有互易之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庭下舊葉書之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

日豈得吝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一曰步至庭砌立當軒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鬃意以忘于鬒髮汗流紅頷愛無異于凝脂文多不載二客自稱江淹謝莊也

甘棠館詩

會昌中許孝廣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高吟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

開元太平曲許畀其詩逐問之忽入一林遂不見

竹葉舟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于青龍寺訪僧不值憩于大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何難乃折堦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曰注目于此如願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濤洶洶涌一舟甚大怳然登舟其去極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鐘

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題之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餘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其妻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進棹又作詩別其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為鬼物矣候忽復至渭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題詩皆在

蚍蜉王漁紫石潭

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百皆具甲冑擁一紫衣者行案上傳呼云蚍蜉王欲觀漁于紫石潭漁其數十人入硯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册覆之照看皆無

靈異小錄

宋曾慥

化度寺內有無盡藏院京城捨施日漸崇盛武德貞觀后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為等分一分供天下伽藍修理之用一分施天下饑餓一分充舊供無遮之會城中士女奔走捨施爭次不得至暮收獲亦鉅萬有大車載錢帛捨了弃去不知姓名者多矣藏內物天下寺院許容來取供給亦不可勝數不阻貞觀年中有裴元智戒行修謹究是修行高人入寺洒掃十

年有餘寺中𧢄其行無玷缺使之守藏不覺被盜去黄金極多將去不可知數寺衆見潜走去後不還衆僧驚異遂於元智寢房内看壁上有詩四句曰將肉遺狼守置骨向狗投自非阿羅漢焉能免得偷后莫知所之武后遂移藏東都福光寺日久錢物漸耗却移歸舊寺至開元九年發散錢帛於京師諸寺

正月十五日夜許三夜夜行金吾巡禁察其寺觀及前後街巷會要盛造燈籠燒燈光明若晝山堂髙百餘尺

神龍已後復加嚴飭士女無不夜游䡖有居者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被浮行數十步者王公之家皆數百騎行歌蘇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郭利正詩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日華傾城出馬騎匝路轉香車爛漫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更聞清管發處處落梅花崔液詩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玉漏

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
聞燈不看來神燈佛火百輪張刻像圖容七寶粧影裏
惟聞金口說空中疑散玉毫光金勒銀鞍控紫騮玉輪
青蓋駕青牛驂驔始散東城外倏忽遙逢南陌頭公子
王孫意氣驕不論相識也相邀最憐長袖風前弱更賞
新絃暗裏調星回漢轉月將微露灑煙飄燈漸稀猶惜
路傍歌舞處踟蹰相顧不能歸
明皇友悌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憲等魏文帝詩以西

山一何髙髙髙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紓國絶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

潁州張龍圖嘗見州牒押字多團下拽一畫有人云押字有如蒸餅樣張應聲曰爲官恰似麵糊團有同人自言近年云鬚鬢恰如驄馬色張曰文章依舊草驢鳴

唐太府寺隋都水門之地隋平陳於此置叔寶叔寶敗亡有飛鳥集於庭以觜畫地作詩云獨足上高臺腐艸化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臨水開

異苑

宋劉敬叔

漢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處同蔕共生一瓜時以為嘉瓜

晉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濬園瓜生一實

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長沙王道隣子義慶在廣陵卧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戸良久不見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卒生忘形則不能躋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石有苺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於川夜半聞水中有絃歌之音宫商和暢清弄諧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内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時嘗聞鞉角聲甚亮

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蘭陵昌慮縣郳城有華山山上有井烏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盈一歲輒死

潯陽曇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潭恒自涌沸故曰沸井於今猶然亦曰沸潭

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住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磚隱起作龍形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皷打之無聲以問張

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䫉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義熙中新野黄舒耕田得一舡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内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覊客聞而悽愴

越嶲門會元縣有玄馬河有銅舫船河畔有祠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上黨倏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瑠璃罌

陽羨縣小吏吳龕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内牀頭至

夜化成女子

河内司馬玄脩元嘉中為新淦令喪官月旦設祭柑化而為鳶

晉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晉太元中南郡忻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於沛年荒穀貴

士衆皆饑仰以為糧

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交州諸菌以葉塗人軀便舉體菌生生既遍便就朽爛肌肉消腐

幽明録

宋劉義慶

狸知雨

有客詣董仲舒談論微奥仲舒疑之客又云天欲雨仲舒因戲之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卿非狐狸即其老鼠客化為老狸而走

化女

陽羨縣小吏吳龕嘗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内床頭至夜化成女子

金臺

海中有金臺山高百丈結搆巧麗窮盡神工橫立巖渚

竦㬭星門臺內有金機彫文備制

赤幘

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巢

營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執赤幘

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

丹野

桓温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問曰太玄是何等也答曰南為丹野北為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

庚宏奴

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刼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見無患尸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

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喉中經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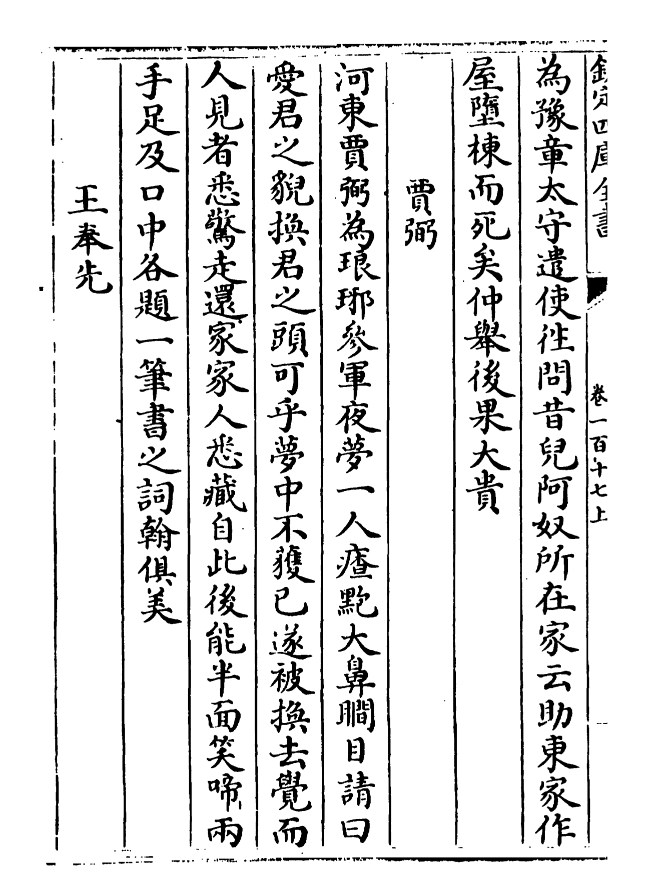
袁安

漢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雞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處云當此世為貴公便與别數步顧視皆

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焉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産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内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



為豫章太守遣使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賈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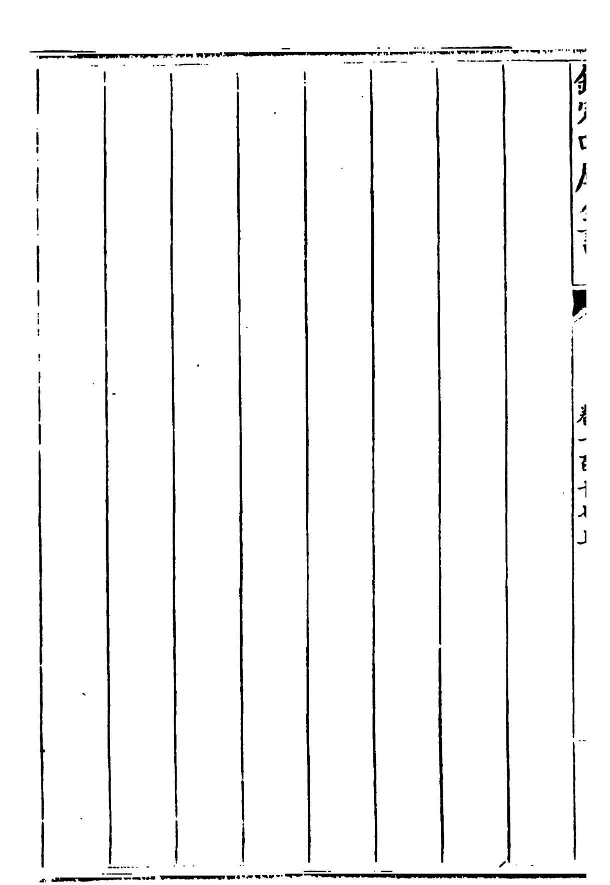
河東賈弼為琅琊參軍夜夢一人瘡靤大鼻瞯目請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題一筆書之詞翰俱美

王奉先

有貴人亡後永與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遠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其家問婢後覺問其婢云此日其夢郎君來

魚報

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絶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鈎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



續幽明録 唐劉孝孫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麞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忽然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繫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為郎君索少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欷無復辭免便勑内盧郎

巳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及至黄昏内白女郎嚴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勑内嚴車送客充便出崔氏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追傳教將一人投一襆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别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

别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沈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充取兒椀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

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説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葢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搜神後記卷一

陶潛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虚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

之為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瓊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

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絶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瑩珠一名缺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于絶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

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緩至五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荆州辟為别駕不就隱遯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獲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

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閍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為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漁人姓黃名道眞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

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為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

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

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為目巖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為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葢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搜神後記卷二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為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日多蚊虫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虫去嚙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為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為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鬐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臓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遂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

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内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内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内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薔莢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

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咒役使鬼神
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
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臓六腑洗之
訖還内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咒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
山中行下有絶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
下入絶澗道人尋跡咒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啖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咒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于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

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此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即啟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于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

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遥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床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其時撤罌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于罌中罌口數寸

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𪏭之意璞云撤𪏭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為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為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為之歔欷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愆少就

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懋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丙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

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

稽神録

唐 徐鉉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慵不能晨起其主恒自檢視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矢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清源人陳褒憶居别業臨牕夜坐牕外即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徑之屋西室内壁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忽

爾肚痛開戶云如廁褰方愕駭未及言婢始出已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塜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堂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當此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朝矣寶即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輀車之上衆或見一女子出自

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没開棺則無矣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下闗伐木為栅破一大木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逺夷貢稱寳者其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進右無之字為犀號者上天符命豈鈌文乎吾以為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竪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髙祖以石

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高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踪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

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

知兙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子延羲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穫餘稜在田及時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羲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峯字返向上地中石碑皆自轉側

幽怪錄 唐牛僧孺

鸚鵡能言

柳歸舜至君山忽見鸚鵡羣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故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蘇兒者又有自在先生踏蓮露鳳皇臺戴蟬兒多花子亦有能歌者音調清麗

阿春看客

鸚鵡見歸舜忽呼曰阿春看客忽一青衣垂雲而下相見

鬱金櫼

武遊郎言余昔見漢武乘鬱金櫼泛積翠池吹縹玉長笛

玉卮娘

有書生姓崔遇神女因見一胡僧指其女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子也

輕紅輕素

曹惠得木偶人能言語自稱輕紅輕素因語惠曰鵜角

入骨紫鶴喫黄角甲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且曰曉此者當極貴顯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矣

三耳秀才

董愼為太山府君呼為録事令決疑獄愼舉秀才張審通決之甚當府君喜其聰敏為于頞上更一耳既還頞極痒踴出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為雞冠秀才

耳中天地

薛君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乃别有天地花木繁茂云兠玄國

威汚蠖

隋來君綽夜行投宿埜人家主人曰威汚蠖奴曰蝸兒館之甚厚翌日視其處乃陂澤沮洳有蚓蝸螺在焉

顧愡是劉禛後身

梁顧愡始為縣吏日苦其罪一夕遇二人自稱王粲徐幹且謂愡曰公乃劉禛後身因誦其夕為之文愡乃頓

悟前事得其遺文數篇授于令令待之甚厚時謂死劉禎猶庇得生顧愡

炎沙之罰

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來禮自云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免炎沙之罰今為僧咒水欲殺幸師以符救之

和神國

李元之暴卒後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

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為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絲緑可以為衣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出獵前一日有樵者見禽獸百許祈于玄冥使者使者令老麋祈于東谷嚴四嚴四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不復遊獵矣天未明忽風雪大作刺史不復出也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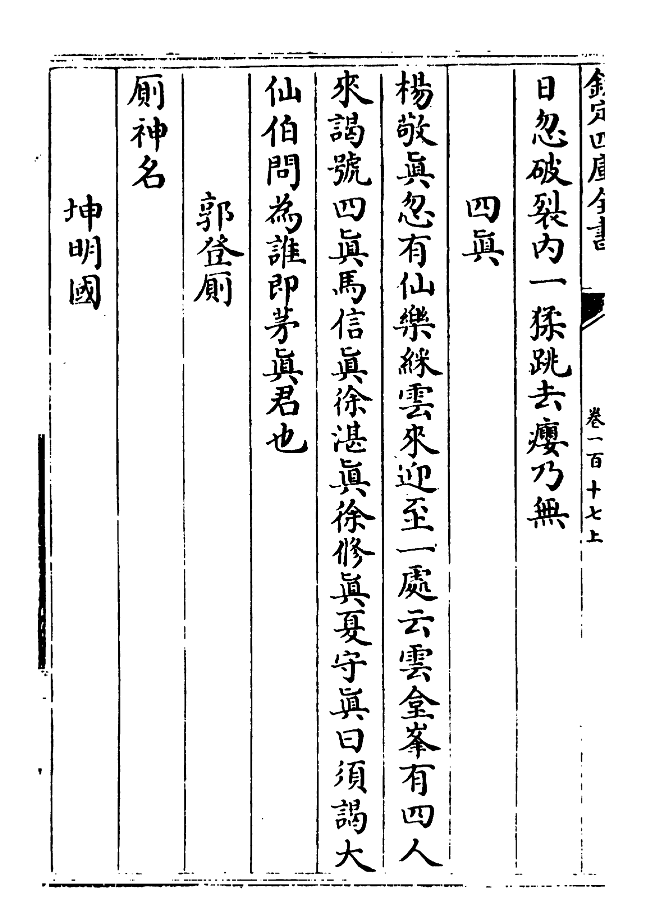
巴卭橘園中霜後見橘如缶剖開中有二老叟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爾一叟取龍脯食之食訖餘脯化為龍衆乘之而去

玉麈九斛

橘中叟相謂曰汝輸我瀛洲玉麈九斛

瘻中琴瑟

伶人刁朝俊妻甚美而有瘻瘻中有琴瑟笙竽之聲一



日忽破裂內一猴跳去癭乃無

四眞

楊敬眞忽有仙樂綵雲來迎至一處云雲臺峯有四人來謁號四眞馬信眞徐湛眞徐修眞夏守眞曰須謁大仙伯問為誰即茅眞君也

郭登廁

廁神名

坤明國

顧愡前身是劉禎昔甞為坤明國侍中魏開國鄴地也

幽怪録 唐 王惲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絶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歴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閤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

祀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為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鏁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今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為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曰吾忝為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狥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於前若為賓而待之未幾火光

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
廵二黄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
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
軍曰入有戈劒弓矢翼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
秀才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
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
於囊中有利刀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
此地難遇公曰具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

軍者大悦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脱衣纒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為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

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
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
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
禮不設即風雨雷雹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
致暴於神此鄉何負當殺鄉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
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
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承天而為鎮也
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

俟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神明也神固有猪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虐焉從吾言當為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钁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斸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

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脚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圃中鄉人䜌共相慶㑹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為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為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公不復以舊鄉為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

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景氏初嫁任華父昂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元和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覺

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隣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册檝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緇衣上元捨身瓦棺寺日箕帚洒掃閣下閱則徙倚闌檻以俟識者見高冠愽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

至閤神釆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謎況子之寃懇而神告如此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説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邪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有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寃有路苟獲

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求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洲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遂呼曰侍御元和中不為南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

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間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黙往求傭輒貶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共作夜寢其㡩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開鏁啟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服者垂

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姪出處未嘗偕在廬其擒一而驚逸其一也衎之數年永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徹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撫此微軀豈酬明哲惟捨身梵宇無他惟虔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

說郛卷一百十七上

說郛卷一百十七下　　元　陶宗儀　撰

續幽怪録　唐李復言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歷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

者知未來之事維册召馬巫到曰其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痒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其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為弓弦所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

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卻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卻回女巫曰僕射卻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别置榻而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

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辭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

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我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其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使言其後事也

窮怪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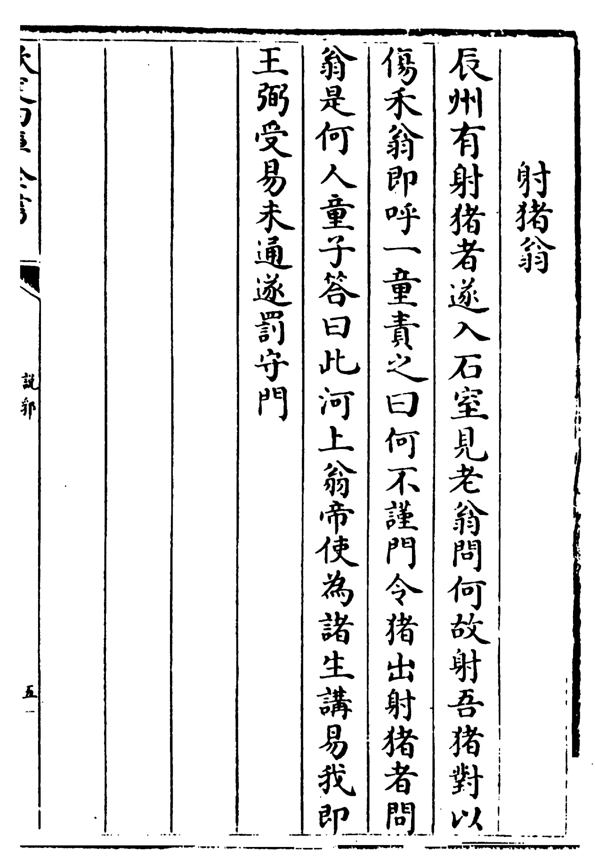
茅崇丘

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厨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即無所見及閉戶即依然聞此數旬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君家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丘曰但釘于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厨中有五六大鼠各

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乃竟絶

天女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為女子年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浦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宫幸未央宫視之見其容貌姝美問云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為虹而上天



射猪翁

長州有射猪者遂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猪對以傷禾翁即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猪出射猪者問翁是何人童子答曰此河上翁帝使為諸生講易我即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玄怪記 唐 徐炫

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處得璧遂娶之

楊道和夏於田中有雷神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獮猴

盧汾夢入螘穴見堂宇危豁題曰審雨堂

廬陵太守龎企自云其乃祖非罪繫獄墻上有螻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盡去有頃復出行形體稍大乃復與食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掘壁為大穴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龎氏世祀螻蛄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

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曰聞此語不免飲之

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

可眠千日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

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詰

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

曰酒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塜破棺看之塜

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塜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

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

醒日髙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青蚨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於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即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先用子者即母歸用母即子歸如此輪環不已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車上卧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

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續玄怪録

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人白晳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歷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

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狥焉此即鏁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啟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

臨海射人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一人長丈着黄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明日食時君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白帶者

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丈於溪中相遇便見盤繞白蛇勢弱因引弓射之黃蛇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去甚勿復來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皆長八尺俱張

口向之躲人即死

志怪録 唐 陸勲

勸酒女子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頻年醫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中家人後於橱間得一勸酒女子疑之作祟遂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澡盆

文獻公誕時一蛇自屋陊于前舉頭張喙久之方去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為二片與母俱無驚動

鬼物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侈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䰟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林中怪

黄韞說明州黄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

見車馬十乘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劒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枯竹根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為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龔明子嘗聞外舅説項

嵗莊墻間熒熒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衆謂之怪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疾者無咎

宅泣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柟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户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怪婢

鄭彦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顦然鄭詰之

殊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塼瓦亂擲牀榻俱震
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穢污或財帛潛失日
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厭劾終不能
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
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顧即見嗔怒
爾鄭既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鄭遇害

虱異

揚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繁而

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髮變血

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廵使夜行禱謝可免

猪肝中有識書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狗歌怨

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悲怨又一旦覔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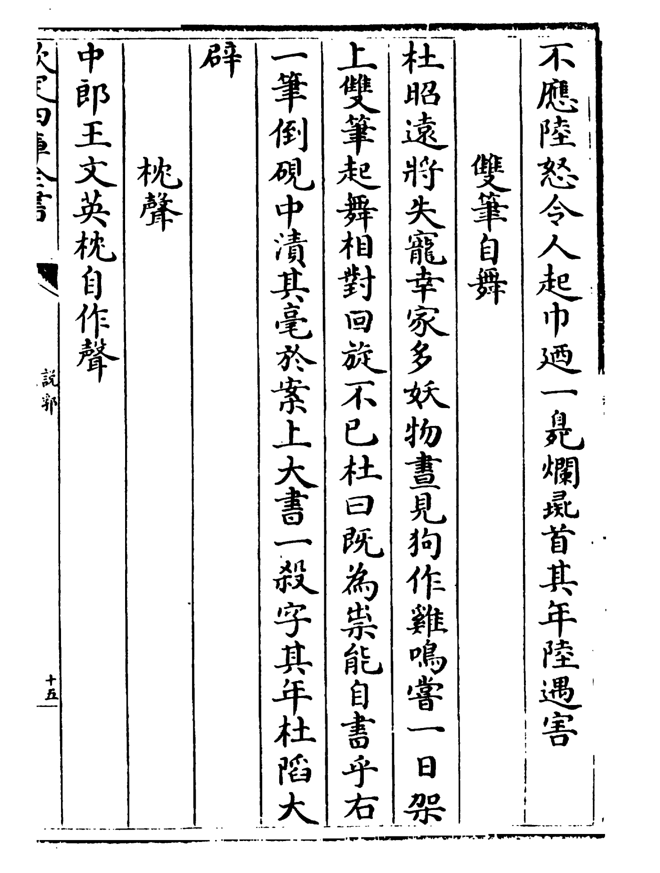
蟾蜍

沈慶校書說鏡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躶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塲鳴鼓吹禁咒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河内枕舷卧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

將篙撥得縛於篣板下聞其女呌云何故縛我壻船者乃扣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秪希數千文别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耶願倍酬之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爛蟲首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門氣息穢惡云肘耐此輩當鞭殺人問曰何者即息聲再問亦



不應陸怒令人起巾迺一臰爛鼠首其年陸遇害

雙筆自舞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為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枕聲

中郎王文英枕自作聲

髮異

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一團毛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擊殺之面似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稱我偶避猛鷙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茍惠之

即不為讐矣席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豚蹝内餚

饌畢望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其家即無咎

猪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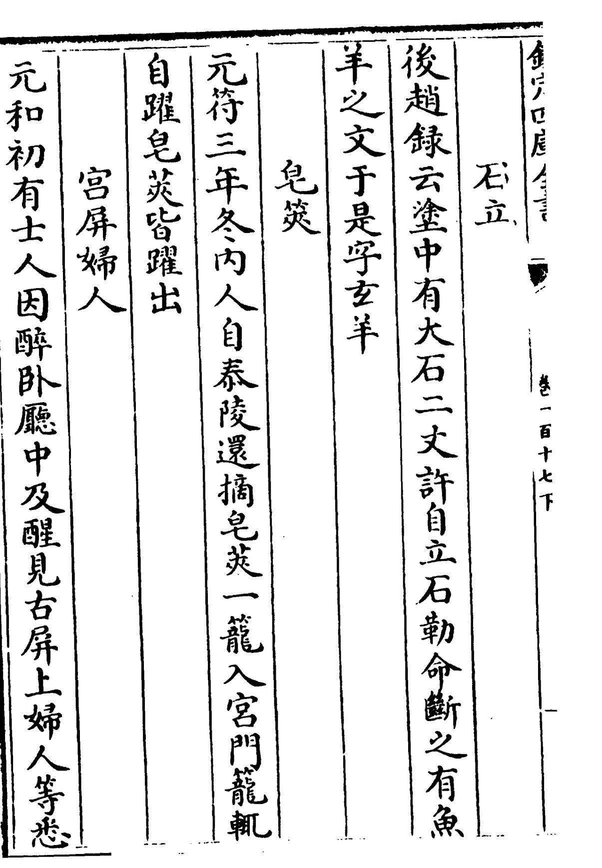
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即

來便留宿乃解金鈴繫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卻無人忽

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

攝鏡

吳興許寂之太元中忽有鬼怪攝取大鏡以内器裏



石立

後趙録云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石勒命斵之有魚羊之文于是孚玄羊

皂筴

元符三年冬内人自泰陵還摘皂莢一籠入宫門籠輒自躍皂莢皆躍出

宫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

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燕化女子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為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

蝦蟆毒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啖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

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鼓鞞響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案

一物如人眼

蕭餘上元夜於宣陽里酒盤下得一物如人眼睛其體類美石光彩射人餘夜遊市肆閑置掌中每行黑闇衢巷隨身光明三尺毫末可鑒後因而飛出

人頭食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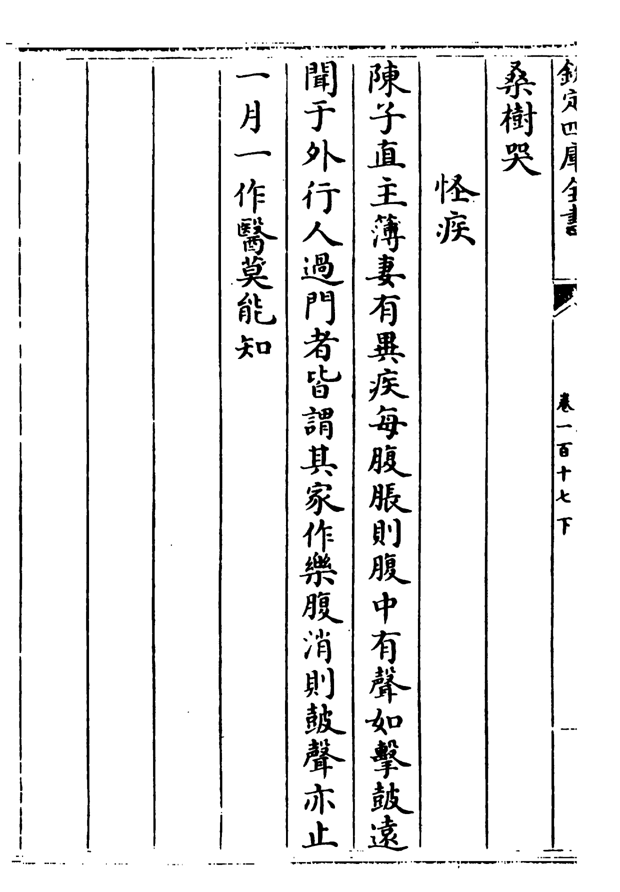
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水影

大歷末深洲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遥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桑樹哭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



桑樹哭

怪疾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

醫莫能知

志怪録 祖台之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茂先於天文尤精獨知為神劔之氣非江南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杜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頭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杜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為螢火數千枚縱横飛去

苟晞為兖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唯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晞不覺也

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西曲阿堂上見一女子甚

美留其宿士解臂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佑還於縣東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接為設食鰌鮝食畢女將兩鰌鮝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已死乃往省之尚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鰌鮝

吳中書郎盛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暫行勑婢食母婢乃蠐螬蘿食之王氏甚美然非魚肉母謂冲曰汝試問

之既而問婢服實見蠐螬沖抱母慟哭而目立開本草經曰蠐螬一名蟦齊主治血瘴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為設酒出金烏啄甖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能名下七子合盤盤中亦無俗中餚

孫弘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鎮西將軍謝尚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詣尚常愛惜至甚謂尚曰我為君活馬何如尚常不信弘答曰卿若能令此馬

更生則卿真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久還於尚曰廟神愛樂馬故耳向我詣神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聽馬即日便活尚對死馬坐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愕既至馬屍應時能動有頃奮逸鳴呼尚方歎服

會稽郡常有大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衣郡將吉凶跂于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弘道未遭母難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轉吏部尚書拊掌三

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還門至

吉凶影響録

宋岑象求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甚大丹買之投于河後有元長史名濡之來謝謁即其黿也

治平中黄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曰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方以大甕貯黄蝎螫之也酷吏奸臣皆有獄也

馮秉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精感萬里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

次年南宮傍舍一雌雞亦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為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靈應録

唐 傅亮

邸嫗

有邸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刓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蔌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潘葑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劒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斫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沈仲霄子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玄武神也

衢州民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飱秪有哺鷄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其到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

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

長興嫗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骾虎送鹿來報以為異今長興縣有邸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為大聖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邪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為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安吉嫗

智鈎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邸嫗家力麤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内放之其子遂於龜背著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沿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陊其中嫗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即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鋌莫知其由

呂門官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内有三湖名曰三姑茭芡鳧雁鸂鶒鴛鴦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吕門官凡欲祭饗其厨多鼠而夏足蠅須告其門神即絶之

陳太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為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長仰酒憨每來求食多説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為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

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鋌酬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遂絕蹤矣

薛主簿

問潯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瘇衣裳襤褸顔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蔑隨後撼其瘇處亦不為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即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去領入追者卻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廳宇高敞

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為前生
究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
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瘇者也遂高聲呌相救瘇者見薛
拍手驚曰主薄何得此來王曰有究債追瘇者謂王曰
老舅承斯人顧眄可為拔之乎王憱然良久謂吏曰試
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二卷薄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
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
願造尊勝幢子所解究讐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

報云某乙究讐已承功德解脱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為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瘇者即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高彦

湖州高彦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劒至卧内高問彼何人

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寃讐髙驚覺説之其妻是月有孕朞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體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内宿舊或軍中勲列皆無滯魄偶勦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猒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籙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絶影響

黄德瓌

黄德瓌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錢珣

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為男子遂去市

人畢瑫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悞矣合在裴家為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故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産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説

韋藴

上虞縣有民韋藴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

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作犂牛填章笑而許諾朞月章卒其隣家産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既而墜淚屈膝似拜訴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肘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台州漁者

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

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别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為向骨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貼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殯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為行者

煠鱔人

有人常煠鱔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揪髮而曳之其髻兮脫在手腦中盡是鱔頭戢戢焉而卒

狗不相食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將其肉餧一犬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屠者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

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雲溪漁人

雲溪有漁人將箄籃捕魚隹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箄上將鐵叉篸之不中看箄内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箄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黄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箄放其

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為僧至今存焉龔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胡氏

越中有胡氏之妹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兼當三伏中臥欲展轉肌膚旋粘牀席體血皃穢骨露方卒

台州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

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㸃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即此後不更聞矣

沈徵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間生癰內有一肉迭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灝處求膏傅之其夜夢一條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為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灝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因拔我即不再來徵驚覺說與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即日而合

龍山軍人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之内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攫斃之來旦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皆見之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内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怪而疑之將拋棄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

卒惟姓佘者存焉

潘逢

潘逢者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猒劾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鬼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葢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

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寞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為其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即不見矣

彭和尚

大鄴大師說彭和尚性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及篤病蟻緣卧床上身圍匝舁於淨室中將石灰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梁元帝

梁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絶幼吞之謂是左

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帝尋一目致眇

黄敏

都校黄敏者因禦寇墮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思割去將下刀痛楚與刀刺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所見也

聞奇録

唐 于逖

王氣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陳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須言其數略無參差武肅定江表頼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勍敵不敢辱命

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禄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方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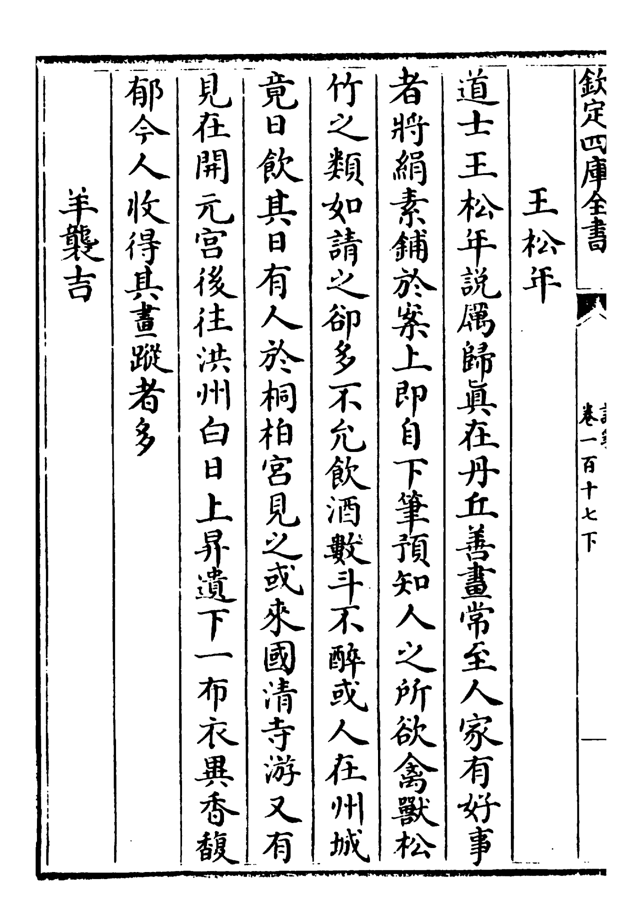
處士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劉漢宏械于闤闠干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㕑高其價不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為友賣㕑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鍾安禮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為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因大醉卒

越僧

越僧䛒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奬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絶藝侍臣擒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及䛒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内皆盛



王松年

道士王松年説屬歸眞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卻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柏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令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澒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仡仡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

葉簡剡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干頭乃隣人丘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慚愧洞庭山

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漁者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内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掌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

馬自然貌醜軀鼻禿鬢大口飲酒石餘醉卧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禄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其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

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陊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㸃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㠯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囘避於斯内一人孫晧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闗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别處不然遭擒掠㠯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

漁

呂知隱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鶴氅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卧處地可鑿井蚰蛉之屬內有少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密瓶造鮓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陸龜蒙

陸龜蒙才名播海内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内官經長洲於水濵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表章告内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内官驚而且懴酬之銀盎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知業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陊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矹然架樹田身乃落震地塩然

皮光禹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傅弘業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蜼以醉反非怪也雨則縣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乎雲別鼶鼠曼倩識騶虞

陸狄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畎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贍者悉被撿獲孜所有財物寘于地後果搜其家産孜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卻就舊業至今存焉

王耕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佳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

業文因盡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旦有僧負布囊攜木杖至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略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啟囊有異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庱

楊庱為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慼慼

然馬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去鄉黨欽馬

裘嬰

處士裘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反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花犬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塼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

跎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甃

唐捷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田與守者競鬧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析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嶓

沈嶓居于境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為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授

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為政宜清緣昨夜入濁非嘉嶓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內友之言

崔端已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温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正顔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徐庭實

徐庭實巡官説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

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醖酒其味濃厚

蔣氏

陸濛為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即疑之女也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節飲强飱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飱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又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次蔣氏遽自内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曾飲蔣氏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覩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怍起而退

高燊

高燊員外人才懦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扎謝之左右聞之云此在伏事燊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

吏具撿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即官人嗔責翻怨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鬧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亨不得則厯有羣驅之

夏宗萬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堅覔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其處何在又云念

珠雜戲具子在其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尚彷彿記㢠

費縣民

琅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扃鑰為意常周行宅内後果見籬穿一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乃作繩彄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忌向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卻還

麻姑

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着履行水上

留贊

留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髪呌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納涼于庭夢為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橋上尋得

燕奴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為丸入腕中

唐人靈應録聞奇録二帙合之即陳氏葆光集不知孰為先後吾善其為者蔡羽識

說郛卷一百十七下